

长篇小说

水香绿罗裙

蓝蔻儿 著



花山文艺出版社

0113361

I247.5
1160

水香 绿罗裙

蓝蔻儿
著

花山文艺出版社

1388110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水香绿罗裙 / 蓝蔻儿著. — 石家庄: 花山文艺出版社,
2004

ISBN 7-80673-561-5

I. 水... II. 蓝...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4)第118982号

水香绿罗裙

著 者: 蓝蔻儿
责任编辑: 李 爽
美术编辑: 齐 慧
责任校对: 李 伟
图文设计: 爱宝隆工作室

出版发行: 花山文艺出版社
地 址: 石家庄市和平西路新文里8号
邮政编码: 050071
网 址: <http://www.hspul.com>
E-mail: hswwcbs@heinfo.net
电 话: 0311-5915087
传 真: 0311-7815440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各地席殊书屋

印 刷: 北京雷杰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20毫米×960毫米 1/16
印 张: 15
字 数: 180千字 插图65幅
版 次: 2005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05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673-561-5/I·284
定 价: 28.00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图书如有印装错误, 请寄回印厂调换。



作者简介：

蓝蔻儿，女，苏州人，1971年生，毕业于苏州大学法学院。曾做过教师、文秘、演员，开酒吧，办杂志，搞策划，现为中国新闻社苏州支社记者。

统 筹：张 明

责任编辑：李 爽

特邀编辑：文 欢

封面设计：米奇风 书籍设计
装帧·插画·包装·展示

218257/04

旷世悲情的艺术演绎

—— 蓝蔻儿《水香绿罗裙》序

白 烨

现在中国新闻社苏州支社工作的蓝蔻儿，此前在北京待过一段时间。大约是在2002年夏季某天，我们在亚运村一家饭馆不期而遇。北京的一位作家朋友把蓝蔻儿介绍给我和安波舜，说她也写小说，而且有一部新作即将完成。朋友的话没怎么太在意，但蓝蔻儿给我印象却颇深，她穿着素雅，举止优雅，加上长相清雅，一个十足的江南淑女形象跃现眼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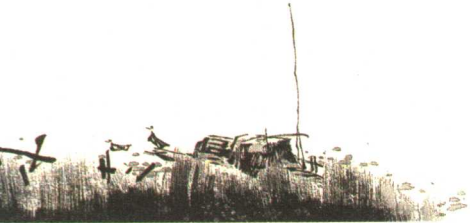
那次见面后不久，蓝蔻儿发来她的长篇小说《水香绿罗裙》的电子文本，我看后感到很惊异。《水香绿罗裙》所讲述的发生在民国年间江南水乡同里的故事，从一对“龙凤椅”说起，变戏法一般地抖搂出一桩又一桩的爱恨情仇。那种悬念重重的叙述，那种雍容矜持的文字，都和一个年轻而靓丽的女性相去甚远。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小说。

《水香绿罗裙》要正式出书，出版社和作者都希望我为《水香绿罗裙》作序，我与这本书的如许瓜葛，也使我义所难辞。于是，我又重读了一遍《水香绿罗裙》，感觉仍像以前一样，这是一本别具意趣、值得一读的作品。

我首先的感觉是，《水香绿罗裙》所描写的围绕一对“龙凤椅”所发生的曲折离奇的故事，不大可能是没有生活依托的完全的艺术虚构，它极有可能是某个家族真实的历史与传说的演绎。我未与蓝蔻儿就此交流过，因而不知道故事是否与她的家族或直接或间接地有所关联，但可以肯定的是，她一定是从某个

..... / 水 / 香 / 绿 / 罗 / 裙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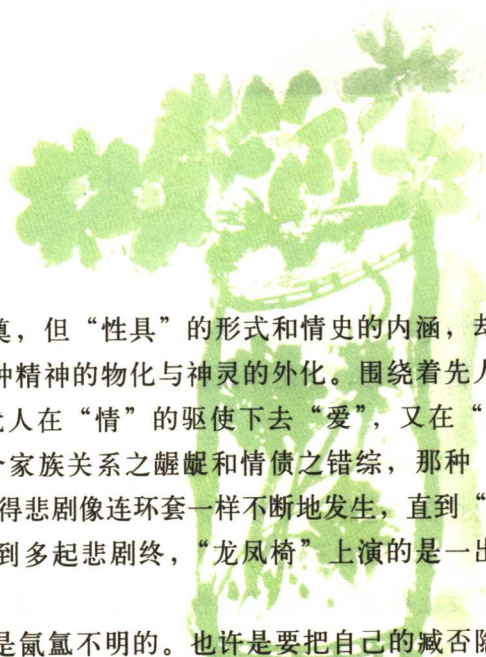




家族的历史与传说中打捞出这一引人的故事，而后在腹中酝酿良久，并决意把它以小说的形式呈现出来。

围绕“龙凤椅”所发生的情爱纠葛，从周青天与毕小苑不能共生但求同死的感天动地的殉情开始，自乾隆皇帝开恩把他们上吊的檀树赐做了一对“龙凤椅”之后，事情就变得神圣而又神秘起来。到周玉成这一代，周、毕两家犬牙交错的关系已纠结成了一团乱麻：先是大太太与老管家毕显贵偷情怀孕，为了保全面子，周玉成不得不把非亲生的周汝佳当做儿子对待；接着是周玉成看上“落玉阁”里色艺双全的当红妓女“玉牡丹”，以近乎天价的代价赎出“玉牡丹”做了自己的二太太，但过门不久的“玉牡丹”享受不了周家的荣华富贵，离奇地溺水又被人救出，从此成为一段悬案；而周玉成后娶的极像二太太“玉牡丹”的三太太叶子，其实就是二太太“玉牡丹”从良之前与一青年画家所生的女儿。周玉成把一对“龙凤椅”视若生命，发泄欲情、传宗接代，都必在“龙凤椅”上进行；不理解的叶子慢慢地理解了这一切，逐渐把呵护“龙凤椅”和挚爱周玉成当成了生活的两个中心。但从周玉成到周玉成挚爱的“龙凤椅”，却被满腹怨尤的周汝佳视若仇敌，他不仅在“龙凤椅”上强暴了他觊觎已久的叶子，而且以要挟手段把“龙凤椅”要到自己手里，并把它卖给了外国人罗伯特做了生意上的交易。周玉成抵不住一次又一次的打击，突然中风后沉默寡言，最后喝了水银投入池塘自尽。此后，周汝佳锒铛入狱。叶子远离周家，“周家，再也不是原来的周家了”。“老宅子人去楼空，只有荣妈一人兢兢业业守护着它，守护着周家人梦开始的地方。”

从故事起初的内涵看，由一对情人上吊的檀树所赐做的“龙凤椅”，当属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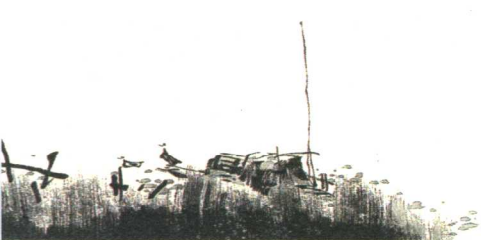


姻不自由时代的忠贞爱情的悲剧祭奠，但“性具”的形式和情史的内涵，却使它们超出了一般的器物，而几近一种精神的物化与神灵的外化。围绕着先人传下来的“龙凤椅”，周、毕两家几代人在“情”的驱使下去“爱”，又在“爱”的名义下去“偷”，从而造成了两个家族关系之齟齬和情债之错综，那种“一报还一报”、“冤冤相报”的纠葛，使得悲剧像连环套一样不断地发生，直到“椅”失、人亡、家破。从一桩悲剧始，到多起悲剧终，“龙凤椅”上演的是一出旷世而独特的悲情长剧。

从作品的叙事看，作者的态度是氤氲不明的。也许是要把自己的臧否隐藏起来，也许是作者自己也无从取舍，无力美刺。这样的—个结果，反倒使《水香绿罗裙》的内涵既复杂又混沌，从而更加费人猜详，引人思索。就说那对“龙凤椅”与周、毕两家人的关系，它既在诱惑着人，又在蔑视着人；既在成全着人，又在作弄着人；人们对它的珍惜与酷爱，有欲望的寄寓，有情义的念想，有遗产的承续，也有神化的想象，它既是“爱椅”，又是“恨椅”，既是“福椅”，又是“祸椅”，因而其意味很难一言以蔽之。人们读了小说，也像打翻了五味调料罐，酸甜苦辣咸一齐向你涌来，让你在一—种混合体味中要仔细地—去咀嚼，反复地去品味。

蓝蒹儿讲述故事的能力，是毋庸置疑的。她把一系列复杂的故事编织得曲婉有致又滴水不漏，而这些构筑好的故事，她又以从容不迫的节奏和娓娓道来的方式徐徐讲来，既在波澜不惊之中制造悬疑，又在漫不经心之中抖开谜底。分寸拿捏之得当，叙述态度之冷静，都让人为之惊异。还有就是对于故事发生时代的社会氛围、生活气息、人际关系及人物情感的理解与把握，铺陈与点染，





都相当地精当、准确和到位。那种腐气与贵气相杂糅的场景，那种闭锁与躁动相交错的心态，都使作品在真切复现旧时生活之中具有一种浓重而沉郁的历史感。

作为作者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水香绿罗裙》的创作是基本成功的。其显著优长在于它把一个复杂而独特的家族故事讲述得悲愤交加，令人荡气回肠；其明显不足则在于它的一些故事情节过于蹊跷，让人觉得太过巧合，这虽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作品戏剧性，但却使作品的真实性打了不少的折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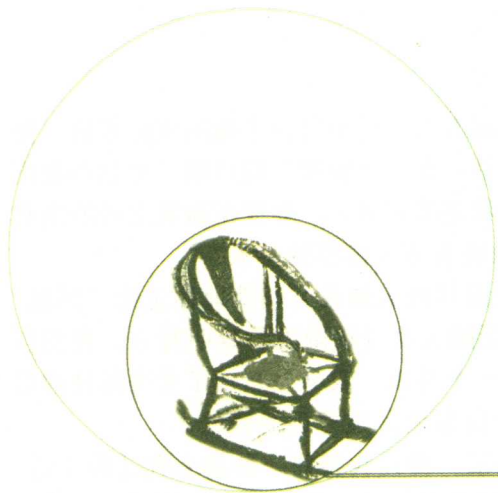
我一直在想，如果蓝蔻儿转换题材写一个当下的爱情故事又会怎样？还会那样让人欲罢不能，还会那样让人欲说还休么？但愿这样一个想法，能真的成为她创作的下一站，并再度让我们为之惊喜。

是为序。

2004年6月20日晚于北京朝内。

白烨：著名评论家，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常务副会长。





引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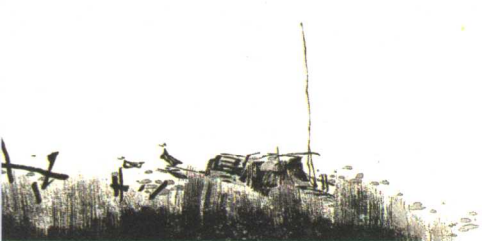
漫步在周家内房后园早已熟稔的榭廊里，把身子轻倚在宽宽斜斜的“吴王靠”上，手里不停地翻卷着檀香折扇下伸延着的细穗，我怔怔地望着眼前一池碧泓的清水，看着池中白云蓝天里嬉戏追逐的群鱼，和池底荡漾着的那个梳着舞凤髻、身穿低领黄地绣粉花长缎裙的少妇，不由得升腾起一丝稀疏飘忽的情愫，像那午后浓烈秋阳下斑驳摇曳的梧桐叶，搀和着不远处已开始吐蕊的金桂与银桂拂来的馥郁芳香，齐齐而又心不在焉地飒飒沉思。

在这样的季节、这样的景致里，作为一个新嫁娘的我，已在周家领略了一月有余。

只是，在如此旖旎的风景里，此时此刻却多了一个画中之人，使这幅线条细腻委婉的工笔画陡然增添了一抹道劲厚重的色彩，显得极为突兀和跳眼。

在池塘对面水榭宽敞的空地前，一个中年人正微闭着双眼，分跨稳扎于地，双腿微屈，两臂向前直伸，一副身欲浮却脚踏实地的样子，似乎完全潜心沉浸在另一个世界里。艳阳直直地从他的头顶射下，把他那梳理得一丝不





苟的乌发点缀上了零星的银丝，使得远远看上去更加符合了他的实际年龄；徐徐的秋风撩拨着他宽大的灯笼式暗红绸衫，发出“噼啪”的声响，更加凸现出他浑身饱满刚毅的线条；脸上看不出有丝毫的表情，一如他在除我之外的所有人面前表现的那样，于声色不动之中隐藏着非凡淳厚的特质。

我的目光越过粼粼闪闪的水面，遥遥目视着被我习惯性地称之为“周叔”的丈夫——周玉成。如果这样熟悉的身影融入在晨曦微露的黎明时分，我想自己并不会感到生疏，至少嫁入周家的这一个月来，我早已熟知了丈夫每日的晨练，同时欣慰地享受着一份塌实，和一份尘埃落定之后的轻松。

可是，这样的情景出现在初秋的午后，却让我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不适，和一份莫名的压抑。我想，也许自己的感觉敏感了一些，但刚才他对佣人荣妈所持的那种决然的态度，却明白无误地显示出周叔选择在这样的午后练太极拳，是有违于他正常的生活习性的。

本来，这是一件在常人看来本不应该小题大做的事。可是，在我的丈夫眼里，荣妈的过失却成了一次不可饶恕的罪过，让我在感觉不可理喻的同时，不得不重新回过头来审视自己的丈夫，努力搜寻着周玉成感动我的点点滴滴。

这应该是一种甜蜜而又涩涩的回味，好似一只嚼在口中的青梅，清脆爽口，可总夹杂着一丝酸涩的味道。

我喜欢这种感觉。

但是，呈现在我脑海里的一切却杂乱纷呈，像一个斑斓的大豁口，一如这金灿灿、艳滴滴的秋色一般使我目眩神迷，无法遏制。

我的身子飘了起来，像一个幽灵般腾浮穿梭于周家鳞次栉比的厅堂楼榭与花草树木之间，逡巡着我所寻觅的疑惑。整个周家的世界仿佛与我作对一般在我面前穿梭盘旋，鲜活地灵动着，低低地呓语着，伴着一种似是而非的琵琶弹挑过后留下的浑厚堂音，远远近近，高高低低，使我醉醺醺地迷乱不堪。

于是，我使劲地挣脱了周家，飞回到原来的世界里，水乡的一切都争先恐后地跃入眼帘。门前的河埠头，承载着来往穿梭的舟楫，是一个个红男绿女生命的驿站；散落水港之上的小桥，或跨或卧；娉婷多姿地透出袅袅的灵气；蜿





我的目光越过粼粼闪闪的水面……

蜿蜒迤的深巷古宅内，弥漫着最为拙朴醇厚的人情。

这是一个我所熟知的世界，此时此刻忽然也飘荡了起来，晃晃悠悠，若即若离……

胡乱的臆想在须臾之间像万花筒里的五彩玻璃一般支离破碎，重新排列组合成一张硕大的脸，一张亲切成熟可以触摸的脸，一张令我今生今世都愿意为之付出一切的脸，他就是我现在的丈夫，正在池塘对面慢条斯理地打着太极拳的中年男人——同里镇上的周家老爷周玉成。

我不由自主地再次把目光聚焦于仍旧在纳气吐雾的周叔身上，我相信这个世界上我只属于他，只有他才是我全部生命热情的最终源泉。

然而我却惊异地发现，周玉成稳健熟悉的身影已经模糊成了一个暗红的幻影！

那是一把椅子，周家祖传的紫檀红木椅——龙凤椅中的一只。

我的眼皮随着眨眼的频率止不住地突突横跳，伴着体内一阵心律不齐的颤音。

的确，那是一把龙椅，乌红闪亮，威风凛凛。在椅子的扶手上，留下了荣妈在中午时分不小心把一碗红枣莲子羹泼洒在上面的渍迹。

…… / 水 / 香 / 绿 / 罗 / 裙 / ……





荣妈所犯的是一个过失，一个微小得可以忽略不计的过错，但周叔的所作所为却让它变成了梗阻在我心里的一个纠缠不清的结。

可怜的荣妈，在周家勤勤恳恳地侍候了一辈子，到头来却因为泼洒了一碗给我补身子的羹汤要被主人逐出周家，如此轻描淡写地打发一个老人，这无论从道理上还是情感上都不能令我释怀！难道一把椅子的价值抵得上一个老人一辈子的辛勤劳作吗？更何况也并没有给龙椅带来什么损坏！

越这么想，空地前的龙椅越发变得坚实清晰，纹丝不动地在秋阳中骄傲地伫立着，喷薄出令人胆寒的光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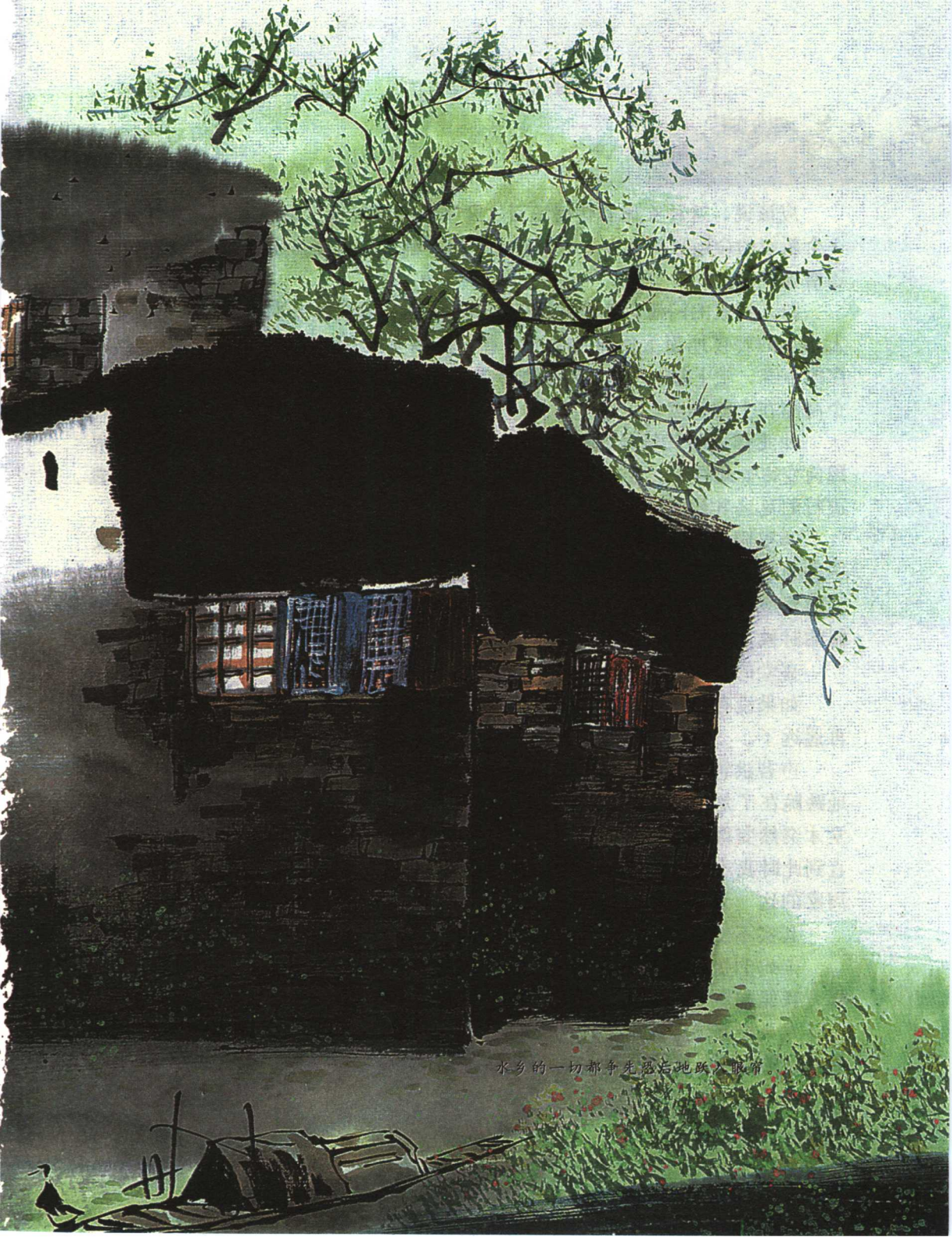
那是周家祖传的紫檀红木龙凤椅中的一只——龙椅。

众所周知，周家的龙凤椅并不是一对普通的椅子，那是一对散放着灵光异彩的性椅：大气磅礴的清代木制风格衬托出精妙绝伦的雕刻工艺，与椅子本身质地坚硬的原料融为一体，赋予了一种细腻柔和的色感和摄人心魄的内涵，整体那委婉流畅的线条，于柔媚中迸射出一种凛然的激情，让所有目睹过龙凤椅风采的人都不能不为之怦然心动。

我是在周家的喜堂上第一次被龙凤椅的奇特所震慑，更为确切地说，是在红头盖掀起的一刹那，我看见了那两尾白得耀眼的羽毛，在远空突然传来的一声席地而起的尖锐哨声中，伴着一阵莫名而来的狂风，像两个白色

的活精灵，徐徐地从宽阔厚实的椅背上不偏不倚飘在了椅子的正中间。狂风同时吹开了我头顶上的有着一排整齐流苏的红盖头。





水乡的一切都争先恐后地跃入眼帘



应该说，这种玄虚的结婚场面这辈子我从没听说，更想不到会亲自体验，一个新娘的命运居然掌握在一对椅子手里，确实令人匪夷所思，而当时的我却还懵懂不知！

跨入周家的门槛，并没有鼓乐锣声的迎接，我只能看见无数双男男女女大大小小的脚在地面上如同一个个鬼魅一般悄无声息地滑走，伴着一种井然有序的节奏。堂上每一个人的呼吸都是那么故意地细若游丝，仿佛怕惊动了某一个高高在上的神灵。

如此神秘的气氛强烈地触动着我的每一根神经，我不知红绸外面的世界因何变得如此神秘，我只是束手无策，听命于这些散发着陌生气息的人们对我进行的莫名其妙的调遣。

两双陌生女人的手像一对铁钳一般牢牢地挟持着我，跨过了周家一进又一进的宅房与院落，包括那只青面獠牙般吐着巨大火舌的避邪火盆。我只能感觉随着地势的不断增高，自己的心也在不断地往上提升，提升，一直移到嗓子眼的时候，终于到达了周家的喜堂。

喜堂的氛围显得庄严肃穆。

如果没有红绸另一端的周玉成在有意无意地抽动，我想，自己已离昏厥不再遥远了。

声若洪钟的掌仪主持把我震醒，我好像被赋予了某种魔咒一样身不由己地跌跪在了龙凤椅的面前，直到那一阵意外的狂风吹落了羽毛，鸦雀无声的喜堂才突然变得人声鼎沸，牵动着同心结的红绸两端同样屏息敛气的一对新人。直到此时我才恍然大悟，这是天意，是天堂里的母亲对我的佑护，让我在嫁进周家的这一天，被龙凤椅接受，成为同里镇上赫赫有名的周家正房太太。

其实不然。

荣妈的被逐忽然让我产生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困惑和无助，像一团暗雾一样，我能知道它的存在，却怎么也无法抓住它。

龙凤椅好像不仅仅是对祖传宝椅，它们更像是一对有生命的神灵，时刻左右着人的命运，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妈妈的祇还忽然在我产生
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困惑和无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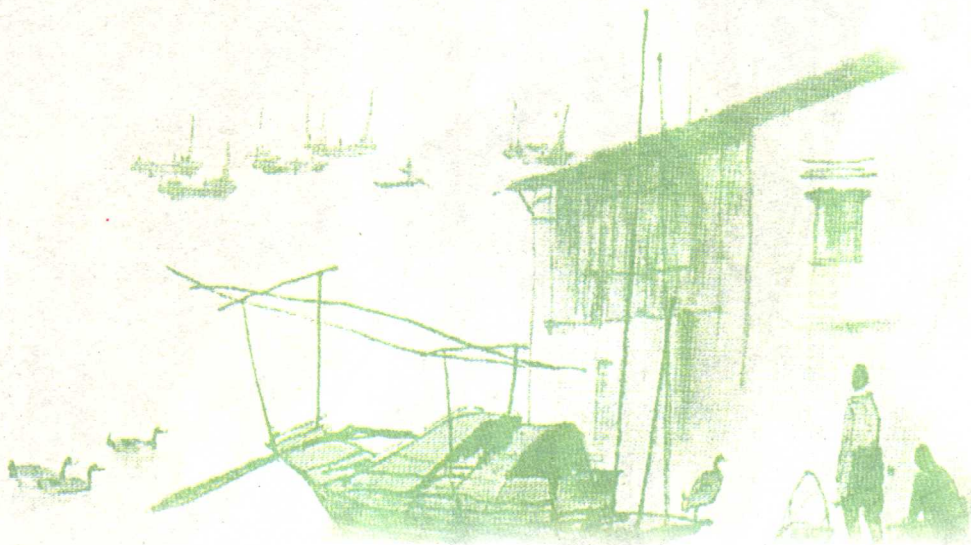
而我，一个新娶进门的周家太太，更显得无能为力。

我的心里除了对龙凤椅至高无上的敬仰，剩下的就只是对周叔爱情之外的深思。

连绵不断的幻想与情愁令我有点体力不支。

强打起自己的精神，收拾起满腔的多愁善感，望了一眼池中悠哉安逸的金鱼，调整了一下心绪，我轻提起自己的长裙，沿着回廊、穿过池边的假山，往水香榭的方向走去，去化解丈夫生气怒怨的情绪。一路上，我忽然感觉自己又成了一条无忧无虑的小鱼。

可是，花岗岩铺就的空地上已经空无一人，只剩下水香榭飞檐高翘的戗角上一只不知名的五彩小鸟正在自以为是地引吭高歌。





这也许只是我潜意识里编织的一个梦，是我无数个荒诞梦境中的一个奇思怪想。周玉成根本没有出现在水香榭前的空地上，更没有在初秋骄阳似火的午后练过太极拳。

这么一想，我不由得轻跺了一下绣花鞋，连忙离开了静谧的后园，穿过通往内宅的月洞门，来到周玉成的书房揽胜阁，带着十足的准备，想与他好好理论一番荣妈的去留问题。

揽胜阁里雕花刻鸟的窗台上栽种着一盆周玉成多年精心栽植的建兰，紫色的长梗上长着肥大的茎叶，上面缀着星星点点的青色黄心小花，苍翠可爱，馥郁袭人，那股清远醉人的幽香总是弥久不歇，绕梁不止。难怪周叔只要不出周宅，总喜欢一个人呆在书房里，静静地在墨香与兰香搀和的氛围里，演绎着一幅幅圆转遒丽的书法字画，乐此不疲。

今天也不例外。

他身穿一件皮蛋青窄袖长袍，外罩一件绛紫色盘扣小坎肩，气宇轩昂地站在他的长书桌前，微颌着下颌，眯缝着双眼，正用挑剔的眼光巡视着桌上一幅墨迹未干的山水

..... / 水 / 香 / 绿 / 罗 / 裙 /

